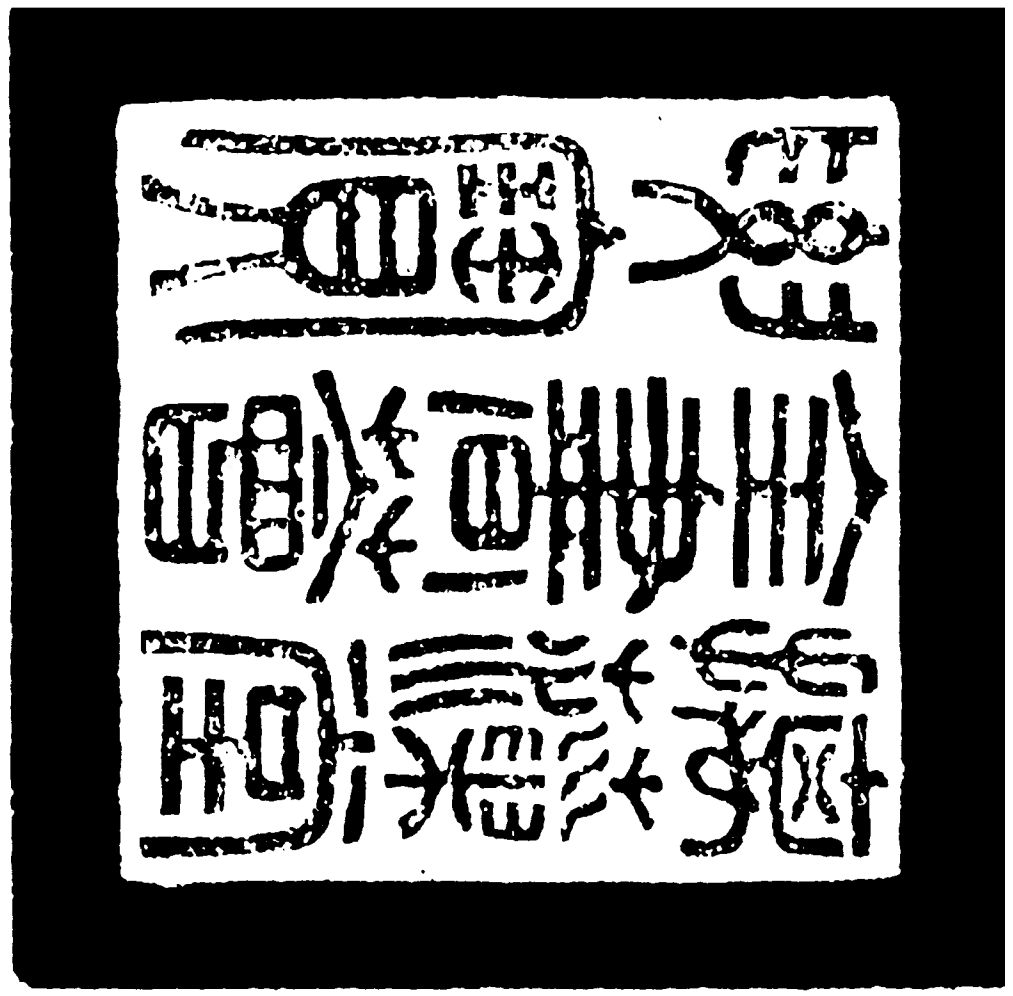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六册

Z121.5
CH1
5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

ZJU001016164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汪氏藏書

問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着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

問文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

裏面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一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陰數龍眷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揀四段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眷上有三十六鱗此亦可以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

共成八段于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仰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依地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廢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

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歷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復如何（以上語類六條）

性情盡

右第二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語類）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語類）

右第四章

繫辭解咸九四據文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

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
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
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
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
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
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
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
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
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
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
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
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
這裏面來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
利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
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
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
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
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
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
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
曉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

扶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録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曰交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説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作一團更不敢説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説幾最要看簡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説道理易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説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以為萬民之望也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説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令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令

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
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
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氤氲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
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
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

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初二陽
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對上應皆
兩相與○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右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
四象只管生出耶為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
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
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卦說看來只是謂
卦名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攷其額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
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
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
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
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
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
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
相似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因德之辨因而通通則可辨其是因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伏也入也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有見得盡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為說錯了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

做却不成行權 以上類六條 語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易不可為典要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

為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六十四贊當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

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

以如此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

恁地戒懼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八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其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

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語類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

意又曰要去聲是要他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語類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

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

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僥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險自下而上則所見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上而下則所見

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亹是做將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

只說理如此下兩句見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揔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右第十二章

說卦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

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

交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然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疑是亦字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何如哉亦曰修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曰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

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答許順之○文集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固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於東坎為月故居於西震為雷居東北

巽為風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為雨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意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著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若如陰坎艮二陰陽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

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自北而東為左
自南而西為右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以上語類十條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諭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葉永卿
○文集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
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巽山以止之又不
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
萬物終始處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
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
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
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
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
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
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
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
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
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
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作神
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
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
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
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
換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
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
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
言也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以上語類七條
序卦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
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

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

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

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

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

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

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

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

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

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

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

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

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

進一步也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

禮義有所設施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

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

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以上語類

五條

雜卦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

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

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

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

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

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

賁无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

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

上六冥豫是也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箴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以上語類三條

尚書一

綱領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

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

蕪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脩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

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

其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皐陶稷契伊傅葛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翫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甚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粗麤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無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荊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問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以上語類十二條

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

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翫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翫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谷孫季和

書小序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語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麗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谷孫季和

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已前

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禪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
試幷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
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 答或人○以上文集四條

虞書

堯典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
說為優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
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 以上語類三條

問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
見其發揮於事業處曰作去聲讀為是 答潘子善○文集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
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
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
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
畫宗族圖可見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
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周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
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他分別善
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 以上語類四條

問克明俊德 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為己之明德
或以為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未知
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為己之明德
百姓為民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
先生以為畿內之民是也 答潘子善○文集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

歷是書象是器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歷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義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

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以上語類十二條

堯典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旁而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記義○文集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着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慎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

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只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禁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問五峰取張髦胎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無之古者胎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歷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鉄錄云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五嶽亦近非是

一年只往一處。

以上語類八條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幷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幷作九州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以上語類二條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非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非聖人有也

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豪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

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
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衝冤
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故無小者皆為
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
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
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
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
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賍滿之類
者苟採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
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
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
得志而有為則養之具教之術亦必隨力之所
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
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谷鄭景望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豪髮偏倚
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
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
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
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
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
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
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
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
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
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
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
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
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
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
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
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

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非刑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按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當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

衡乎五者之内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

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子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舜典象刑說○以上文集二條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及大夫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非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行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律以和之如黃鐘為宮則太蔟為商之類不可亂其

倫序也

直而温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切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以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温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其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蒸享時事又是一節

問風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以上語類十五條）

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於逸遊於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莱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吏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以上語類三條

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

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文集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 方子錄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 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

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粗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粗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荅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荅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
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
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
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
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
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
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
界處理會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
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
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
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望上帝降衷于下民
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
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
好著力

賓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
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
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
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
去賓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
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言人心即道
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
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

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
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嗜欲
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
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
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
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

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 以上語類十四條

問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諭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為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為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為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為人心如此所見如何曰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録去來諭大槩亦已得之矣

答鄭子上 ○文集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皐陶未知是否曰若以為稱皐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為何所俞耶恐此八字是稱皐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皐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皐陶之德諧字下別有皐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答潘子善○文集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 以上語類二條

問夙夜浚明有家 止 亮采有邦古注以為可以為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為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為限也 答潘子善○文集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 以上語類四條

問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上字明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

六極之意 蒼潘子善○文集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皐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子思曰孜孜皐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

此相戒其君敬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

之媚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以上語類四條）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於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兒說不可見無考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

歸不為民害還只是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以上語類四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尚書二

商書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語類

仲虺之誥

問劣子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曰是谷滴子善○文集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以上語類二條

湯誥

蔡懋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賢聖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那天在眼前

伊訓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

以上語類三條

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
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
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可考據
古書錯謬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
如反祀方明之類其考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
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概是湯急己緩人所以引
為日新之實以上語類三條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
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
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
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
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
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
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
晦叔○文集
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豪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谷吳

太甲

問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
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
否曰六字一句谷潘子善
問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曰作虞人為是谷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
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徯其來此可
見湯得民心處語類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
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才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
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
任官須是賢才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
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
此事也

至之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
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
為上猶言為君
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
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
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
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
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
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
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
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
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
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
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鞏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
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
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
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

可識矣曰只是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叅也如所謂協時月答石子重○文集

盤庚

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是在民間來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胄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猶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思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闕防他底意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蓋高宗

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

矣既遯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遯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己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

是學自始至終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脩矣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如說斆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夔孫錄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以上語類九條）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后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荅者亦無一人說破

此意何耶（荅或人○文集）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只擧西伯而已（殊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紂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荅董叔重○文集）

微子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

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為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為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為我興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殺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為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荅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

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豪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冏為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與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董叔重○文集

周書

泰誓言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考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語類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

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
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
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
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
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答徐元聘
○文集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
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
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
不同又却只是一箇

洪範

敬夫所說抵梧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
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
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
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
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
夫以為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
如此亦難及也答廖子晦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為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天奪之鑒也天
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
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
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
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曰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
兩說似不可偏廢也答潘子善○以
上文集二條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
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
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
會甚麼零零碎碎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
倫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

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已之革曰不然是或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

五福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

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路遵王之道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猶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

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鄣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斂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令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以上

語類十條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

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

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

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

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淵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

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豪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而遺經尚存本文可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眛也乃無一人覺其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知者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皇極辨

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以上文集二條

彊弗友以剛克之變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幷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 以上語類五條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其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谷 潘子善

問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沈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概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木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谷潘

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概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以上語類二條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語類

金縢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語類

問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為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larr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閒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

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此語極佳徐元聘

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谷

示諭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

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録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蔡仲默○此條與上兩條說不同兩存之○

以上文集三條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以上語類三條

康誥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只合作匪字義如率又于民棐彝乃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言劣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以上語類三條

棐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耳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記尚書三義○文集

梓材

異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

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是一句 以上語類二條
召誥洛誥
問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
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
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
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
而其前已屢有問荅之辭矣可試考之 荅潘子善
○文集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
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
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俾來獻圖及卜成
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
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荅後得書云
誠有解不得處 語類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

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其則不敢如
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
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舜功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
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
由中出 璘錄云柔易於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以上語類二條
君奭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
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
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
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
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
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己亦老
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
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答徐元聘 ○文集

立政

問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辟典五宅三居之義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絶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絶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曰呂說是 答潘子善

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 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答潘子善 ○以上文集二條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 語類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 語類

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著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連接 語類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答潘子善 ○文集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于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語類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於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 答潘子善 ○文集

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 語類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等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其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

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得也是正義剛曰如敍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以上語類四條

秦誓費誓

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語類

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五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綱領

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

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禮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

何處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鋪底都有

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

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

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

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

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

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

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

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

多不足觀矣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

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

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

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

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

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

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

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

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

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

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

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

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

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

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

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來由

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

鄭聲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

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閒潑曲

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饗時常用底叙實主相好

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

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輩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

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輭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實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蕭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鷳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荅行葦與既醉為唱荅蓼蓼者莪與山有樞為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與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

以為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
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
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
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
有樞是荅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
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
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
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
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
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
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
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
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
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
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

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
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
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
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
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
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
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
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
失了更說甚麽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
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
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
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
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
序者大害處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
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詩詞却又覺得道
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
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
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
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
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
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
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

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紐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尸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則與汝叶明矣

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全不知却愈壞了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
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
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
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
徐徐翫味候髣髴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
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
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
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
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
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
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
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
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
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
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閒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
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
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
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
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徧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
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
取百來徧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
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
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
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
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
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
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
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
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

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

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

易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埤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諡之美惡有得惡諡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

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諡法中如隨foreign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荅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

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

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大抵二

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答范伯崇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

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溱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論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

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臣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某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頽汩没其勢又安能

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某不可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

二偏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魚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斆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偏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斆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以上文集六條

國風

周南關雎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歧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

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以上

語類五條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分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語類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語類

兔罝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語類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語類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語類

采蘩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蘩可以供蘩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蘩事語類

摽有梅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語類

何彼穠矣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録於召南曰也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 語類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以上語類二條

邶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主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以上語類

二條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耳 語類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嫣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温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温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

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詘誦歎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　以上語類二條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抑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　語類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　語類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語類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抑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詞也　語類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語類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語類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卑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

出 語類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語類

狡童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

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他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為憂忽之詞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此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誤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碩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

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

詩語類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

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語類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惑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

語類

蜀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語類

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答潘恭叔○文集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以上語類二條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荅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戕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以上語類二條

伐地說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矣得周公用心始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語類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
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
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
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
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
公孫於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
是體當如此語類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
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
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
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實主之間相好
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
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
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
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
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
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以上語類二條

小雅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
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
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
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
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
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語類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
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

問之詞也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翫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逼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以上語類二條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酵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豈苟乃酵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以上語類二條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彫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

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領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以上語類四條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翫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語類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顛頡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說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

語類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語類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

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畢乎尋常之田矣語類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語類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語類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亞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以上語類

二條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窃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惟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而說何辜於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

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諂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

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　語類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　語類

瞻彼洛矣

問韓韓有奭韓韓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韓章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棠扈鴛鴦皆然　語類

芑之華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

地蕭索　語類

大雅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馬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以上語類二條

綿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語類

棫樸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夔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

遲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以上語類二條

皇矣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窺覘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語類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語類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底意思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

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絶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

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 語類

假樂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以上語類三條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自為羣臣之君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君

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語類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 語類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叙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反光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 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

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以上語類二條

湯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洽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

語類

頷之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 以上語類二條

雲漢

孫民

問孫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家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遯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以上語類二條

頌

周頌清廟

問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閒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曰此說是答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邠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

語類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

語類

敬之

魯頌閟宮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邠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

封土也

語類

商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

安有莫敢不來玉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
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
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
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語類

那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
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
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
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致其誠意以交乎神者蓋
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
子之義則益精矣答吳伯豐○文集

長發

修德又無一日間斷語類

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六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名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漸染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
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
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
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
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
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
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
卒葬亦無意義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
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
未敢信其他如苕去疾苕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
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
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
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
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斀樹汁
出者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
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
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
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
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
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
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
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
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
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

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

春秋文字雖猶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唯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闢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作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作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成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作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

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作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作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作此經他經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乎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揑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作時文荅策相似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圄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遠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唯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罣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以上語類十八

春秋例日拜朏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奧

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
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耳 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
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
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
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
則亦何益於事即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
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
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
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
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
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
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仁卿

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畧諸說之
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
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為
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愚
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
為無據也若只欲為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
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
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惟微

所謂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
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 答李

守約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
某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
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
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
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
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紬詩書之序置
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

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以上文集五除

經傳附

隱公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元年語類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元年○與張敬夫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若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答吳晦叔

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
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
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著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
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蓋非
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
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
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
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
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
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
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
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
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和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元年○荅吳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
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
月十二月之說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
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
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例不書時
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
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
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
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
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
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
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
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
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
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
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
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

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
更煩子細詢攷也 元年○答林擇之 ○以上文集四條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
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
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元年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
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 元年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

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
有好處如叔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
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
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
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
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
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

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
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
十年決非丘明 元年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暈陶矢厥謨之矢
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
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
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麼

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
則無此意 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
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
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
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
是渝字也 六年○以上語類五條

桓公

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當攷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桓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首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齊亦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所謂胥命于彌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

曰說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竪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莊公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

三年

叛周十三年○語類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 元年○ 語類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左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四年

壯祖嘗聞長上言齊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桓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桓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為然、

四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

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慕周

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十年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語類六條

問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橫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為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曰有難言者二十八年○荅萬正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閒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十五年○以上語類

成公

問胡氏傳樂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樂書之弒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樂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十八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攜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

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以上語類二條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已復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攜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

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叔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覇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十四年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二十九年

○以上語類四條

昭公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六年○語類

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弒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

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秦矣曰甚善 十一年○荅萬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無酔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着慾將至有開必先為是蓋有字似着字物字似慾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耳王肅所引

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攻援得好處 十二年○語類

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攷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

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未知果何謂也 十九年○荅張元德○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為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

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見左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耳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苔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穜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二十五年○偶讀漫記○文集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詞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 二十六年○語類

定公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簡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揍他如何不動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揍他如何不動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隣鎮所欺乃方大悔 十二年○以上語類二條

問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暨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

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聵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又問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十四

年○答潘端叔○文集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七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七

儀禮

總論

禮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

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以上語類四條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賈也　蓉陳才卿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

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絕句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已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他舛謬計必尚多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　記永嘉儀禮誤

字○以上文某二條

士冠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緇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白布為裙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弥如何曰所謂三加彌

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粗布為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為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琴有瑕恐內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温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凡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以上語類三條）

士昏

問士冠禮筮於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

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曰亦恐如此

問昏禮用鴈塔執鴈或謂取其不再耦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墨車）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傅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以上語類二條）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語類）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語類）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饗燕之酒灌神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以上語類二條）

喪服經傳

堯卿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總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為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何也曰慘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為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期內不當赴舉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因言孫為人君為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辯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

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而上稱族子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問改葬緦鄭玄以為葬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女子適人者為父及兄弟之為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為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士喪

問南首曰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於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為北首耳非溫公創為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

之南首亦不為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椁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椁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椁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荅余正甫

又問南首曰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為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荅余正甫○以上文集二條

周禮

總論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

周禮畢竟出於一家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

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祀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做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祕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閒古文者始出而行於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先生以禮綸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便著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是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撋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公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公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公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只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

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要明於庶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

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是兵卒宮伯宮正以上語類三條○以下小司徒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

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嬪婦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

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於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鄉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以上語類九條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荅嚴時亨文集）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耶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以下載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汎之人也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師氏語類四以上修）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

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恤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

副當情性保民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以下遂人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司稼○以上語類四條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典瑞○語類

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曰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賤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凡經處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答余曩孫○文集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祇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大司樂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

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説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占夢○以上語類二條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三故郤至三肅使者○一曰稽首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即舉故名頓首注曰拜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郤特牲曰大夫之臣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五曰吉擇六曰凶擇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

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以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稽顙頓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頓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七曰奇拜八曰褒拜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九曰肅拜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揖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揖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大祝○九擇辨○文集

秋官

問罔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

二十九

秸之類大行人○語類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堅耐堪馳騁輪人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匠人注○以上語類二條

小戴禮

總論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襲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以上語類五條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智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

居處灑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
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殊
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焉
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講禮記序
說○文集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
思定辭民哉玆及上堂聲必揚入戶視必下皆是韻
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作底若

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作底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
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
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
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
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
箇誠與偽簡錄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

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
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
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
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
曉據其所見都是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
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
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
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
宦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
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尸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人
解得都無理會了據其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飯餘不
祭說蓋謂飯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
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

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旗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以上語類七條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蒼江德功

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勿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

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歟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蒼潘恭叔○以上文集二條

檀弓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荅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

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以上語類二條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豪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答王子合○文集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黃衣即裼衣欲其相稱也

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黃衣即裼衣欲其相稱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

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

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作孔穎達賈公彥故不相照管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

看時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又道毋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以上語類五條

問銘旌曰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為疑也又問重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卒哭曰以百日為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答郭子從○文集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王制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亦皆是世祿然其沽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王制特倫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為是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以上語類四條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

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筒東之北為青陽左筒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筒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筒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筒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筒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筒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筒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筒右筒則青陽之右筒乃明堂之左筒明堂之右筒乃總章之左筒也總章之右筒乃玄堂之左筒玄堂之右筒乃青陽之左筒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語類

曾子問

問竝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為如何也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荅郭子從）

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目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矣（荅郭子從）

問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行也曰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荅郭子從）

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曰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荅葉味道）

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

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曰恐無不弔之理

（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五條）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纖剠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令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令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下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下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下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喫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悖詻嗥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蓋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以上語類五條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以上語類二條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即消散以上語類三條

內則

偪屨著綦綦鞋曰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褰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

祖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
也（以上語類二條）

玉藻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語類）

喪服小記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為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其所以於禮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谷郭子從○丈春）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其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

書中只載大傳說（以上語類二條）

大傳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猶君也以上語類三條

問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為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李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別子而自為五庶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為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宗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為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為祖兄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荅董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報音赴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喜歡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不窺密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翫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以上語類二條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做此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

他用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閒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用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為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使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解以上類五條語

樂記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歎息非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此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翫味且是語意渾粹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辨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

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珍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鼓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樂記動靜說○文集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以上語類四條

祭義

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為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未為失不知其意果如何曰祭義之言似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虛吸者為魂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虛吸者為魂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骸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

皃附於體魂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皃是形氣之精英（以上語類二條）

孔子閒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聞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為有聞故者下曰亦似有聞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又成不好底意（語類）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令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令人便算時度日去計功效（以上語類二條）

深衣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圓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方領（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兩襟相掩社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捎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烏喙內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半布外接出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復以五綵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繩屨（繩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寸之上緻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幅巾（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幗當中作幗兩旁三寸許長二尺許脩幗中上反屈之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頭前向後圓裹而繫其帶於繒後餘者垂之）黑履（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圓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方領（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兩襟相掩社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捎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烏喙內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半布外接出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復以五綵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繩屨（繩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寸之上緻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幅巾（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幗當中作幗兩旁三寸許長二尺許脩幗中上反屈之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頭前向後圓裹而繫其帶於繒後餘者垂之）黑履（用白絢縭純綦○深衣制度○文集）

投壺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

為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文集

鄉飲酒

問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記黨正飲酒於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正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

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幷舉之耳（答趙恭父○文集）

鄉射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語類

喪服四制

問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為信默惟鄭氏獨以為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者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幷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答吳伯豐○文集）

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答郭子從○文集）

大戴禮

大戴禮其篇目關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了無殺合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又幷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

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説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説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考昭冠辭

明堂篇説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以上語類五條）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八行都換了他一副當性情句疑有脱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胡先鳴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禮二

論考禮綱領

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豪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邊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梧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

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這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若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

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詫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為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服之制當如何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

零零碎碎理會此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今甫一切罷去盡令作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公者好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

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

如此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
家至户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
農師之徒大抵説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
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閒目見無
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説其
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
何懸空於上面説義是説得甚麽義須是且將散失
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
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説而自明矣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
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
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樸矣今所集禮書也
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
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
其勢也行不得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
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
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
其噍殺促數之音幷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
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
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
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
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
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
解説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
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
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
果不食之理（以上語類十六條）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
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

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
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
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
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
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
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
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苟乃樂之
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
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
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
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
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
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鬬借禮樂諸書
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
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
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
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
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
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
斯文幸甚天下幸甚乞脩三禮劄子

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
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
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
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
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
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
編集別為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
事別為門自為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

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溫公揚子法言太玄例也分為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休此分之）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合為一書者為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為先禮記分類為後如附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計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答潘恭叔）喪大記上下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為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既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于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譏葬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楠桷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椁窆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誄謚章（如此類更推廣求之可附即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事節注）

將旦而祔止辭一句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句未知當附何處　饗辭止饗注右卒哭○記云云○明日以其班祔止尚饗右祔云云○祔杖不上於堂○暮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右小祥○記云云○又暮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右大祥○記云云○中月而禫止未配右禫○記云云○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去

隨事改正答黃直卿

祭禮廟制一以王制祭法等篇為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為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依冠昏禮附記及他書親切可證者少牢三同上有司四同上祭義五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移入祭統

九獻六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饗為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籩人醢人司尊彝之屬正與禮運相表裏禮運篇已寫去在直卿處可更考之依此篇定

如禘祫之義則春秋纂例中趙伯循說亦當收載　郊社七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為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處亦當收入注疏後　祭統八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為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禮處却移在祭義篇內○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為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

以下又次之此為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為篇明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答吳伯豐

某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雷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為首今亦當以此為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為經而疏為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答吳伯豐

某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

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飾邪說以敝害之甚可歎也 答李季章

詹元善舊為周禮學今亦甚留意見禮目之書甚歎伏但渠亦好國語等書某竊以為唯周禮為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為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

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為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與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為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鹵莽也 答余正甫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

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躬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某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 跋三家禮範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閭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常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糅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

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録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録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録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為多當約此數為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

準式付之州縣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為若干詣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餘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考而正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民臣禮議○以上文集九條

冠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其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以上語類

二條

昏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温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温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盖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

待三月如何曰本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

叔器問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當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問昏禮用命服程子嘗論之矣然以得為悦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為悦則終是令人有怍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浮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

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答陳安卿

問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旦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曰只得如此又問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曰乃為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答郭子從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柸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壻盛服主人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作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内拜主人不答拜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

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為婦舉爵飲訖壻取爵酌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

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趙壻親迎禮大畧

問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候二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為正否曰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答徐居甫

問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冬畢親但先凡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凝然主婚卻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按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曰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又問孝述又按禮婦

凡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答李繼善○以

上文集五條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

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而今考得禮子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

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閒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子升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以上語類三條

所諭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為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為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為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於寢以俟三年而後徹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他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文集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以下服制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

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親喪凡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叔嫂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安懿王下祁有主祀朝廷祁未嘗正其號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是無此禮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廋布之屬古者布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粗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以上語類十條

問燔祖妣捐棄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於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為此事只當從眾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曰若父為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為過於厚亦不必以為悔也朋友

之間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已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答李敬子

承諭令兄喪期於禮間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既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答曾無疑

問孤哀子曰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答郭子從

問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左為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為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慤實耳答程正思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答嚴時亨

問卒哭曰百日卒哭承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吉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答曾擇之

問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疑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

不然即且從大記疏說又問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如何曰踰月為是又問中月而禫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閒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為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說為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為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答胡伯量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而緊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答黃商伯

所諭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生己者之正為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為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為父所生之祖母者持重矣答李守約

問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畧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襴衫布幞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溫公之布四腳不知可行否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答葉味道

喪禮前書已報大略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絰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絰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絰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級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級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裙之有摺即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每幅作三幅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屢疏屢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麻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

麻鞋卒伍所著者答周叔謹

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為迂且怪而不以為禮也曰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又問大帶申束衣革帶以珮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既有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曰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

紳○答郭子從

問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之服若婦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製而用麻為帶約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絰而已絰首絰也按喪服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二髽一是斬衰髽二是齊

衰布髽今云變首絰是變麻為葛也不知婦人之首絰是髽之外別有首絰如男子之首絰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可變而為葛若布變為葛則反重矣乞詳以見教曰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為髻其絰則自加於髽上非一物也答萬正淳

問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曰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答李繼善

問古者父在子為母期夫為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為妻服與古同而子為母齊衰三年則夫為妻大祥之日乃子為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為祭主其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不識可否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

為子而祭也又問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為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曰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義參訂之答竇文卿

問三年之喪而復有期服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答余大雅擇之會

問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

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為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所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

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為安耳如女已適人為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　答董叔重

問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為祖父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曰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問昨來所諭云魏玄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為倒置人倫今又見諭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伉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期則為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婦也

純吉也 答李晦叔

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温公説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答孫敬甫○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卷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内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偏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以下殯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磚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 以上語類二條

問李敬子説居喪欲嚴内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内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曰敬子説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答胡伯量○文集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莆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 以下葬

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却出主於寢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只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

居里刻記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腳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脚低卸故盜易入

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面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以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啟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泉閒墳墓甚高問之則曰不然葬深有水嘗見興化漳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

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

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沙灰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蟲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者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

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因解巽為風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都吹喝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甚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位葬了但時間壙中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久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籠壙今捲塼為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以上

語類九條

問設啟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曰內復具饌以辭訣曰葬前數日啟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啟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又問啟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曰真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答程正思

問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曰宋故進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或云處士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又問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於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閒數

步又別為一封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又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某家不曾用答陳安卿

敬子以為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弦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為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則即在家閒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菴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答胡伯量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答孫敬甫

○以上文集四條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祭畢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

廟祧廟皆移一位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郤是穆武王郤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郕鄧吳應韓武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以下祔○語類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為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答許順之

示諭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於

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他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於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

蒙諭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

耳答王晉輔

及於淺陋如此顧某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祔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

反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徨于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於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為亡

於禮者之禮耳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來

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答陸子壽

所諭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徙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徙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祭之明日反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徙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遽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

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 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五條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以下居喪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令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語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問三年喪中得作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作不押韻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

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輩食只可分與僕役

以上語類十條

問今有人為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曰如此亦善答郭子從

問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

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曰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卻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答胡伯量○以上文集二條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以下喪廢祭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令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卻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今按此語非謂只可行三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古耳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

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期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慟以上語類四條

問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畢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喪有凶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粗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哀而吉服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以吉禮吉服故不得以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日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感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外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不備禮也自啟將葬故殯至於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啟殯見柩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同既殯祀畢獻而已也未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侯吉也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嘗祭

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之事為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為正禮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啟至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曰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

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答范伯崇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

稱呼矣○

答曾光祖

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為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為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汎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

疎但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為然否
曰有服則不但弔曰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弔○答徐居甫以上文集三條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總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祢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以下君表○語類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互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

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書纂後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為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詆之私竊以為敬仲之說固未得為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為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

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禫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青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絶似亦允當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答余正甫○以上文集三

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八

謹案第十四頁後三行九獻六刊本脫九字據朱

子文集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胡光鳴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九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禮三

祭

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下以

士祭世數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

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以上語類三條）

程子之言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攷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答汪尚書論家廟○文集）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以下士廟）古命士得立家廟家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女遇兩時難出入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
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
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
孫竝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
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竝列於體為不順彼
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
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
正排看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
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祫祭
伯叔則祫於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
則祫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祫於祖母之旁
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
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以類六條上語
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
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
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
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
太祖東鄉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太廟
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
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
鄉以敘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
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
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鄉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
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
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鄉坐田蚡傳亦云自坐
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
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答王子合
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
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
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

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答郭子從）

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三條）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今但依程氏古式而勿陷其中可也（以下主式）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勖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濶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勖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

翁主之類五條（以上語）

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

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詳言之可攷也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

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奉祀否夫祭妻而云奉祀莫太尊否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答實文卿○以上文集二條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此是去不盡者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饗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像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以下尸

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放者但如墓祭則以塚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以下宗法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今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為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祖子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

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

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

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

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作一處祭不得要好

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

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

今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

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作箇樣子方

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

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

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

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

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

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

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答潘立之

問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煇詳此意

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

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

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

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

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

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

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答李晦叔

某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

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

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

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唯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

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

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

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濶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諭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答劉平甫）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與黃子耕）

問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攷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奠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例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桃高祖而祀先兄為禰某家中既有家上關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答李堯卿）

問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說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一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不須備禮曰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勢亦當如此（答胡伯量）

說非是又問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曰若已立

後則無此疑矣答李繼善

問李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沒李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先兄將葬李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襁褓李述仍前自主祠版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李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為復待其成人或少長方可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版所稱恐亦無害曰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

家祭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

廟

家祭須致齋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孫嫡

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燖爇灌獻燖爇乃天子諸侯禮燖爇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

為焚香可當藝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藝蕭之比也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卓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

夫婦同牢而食

夫祭妻亦當拜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以上語類十三條

問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答汪長孺文集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竝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攷禮文却不似橫渠攷得

較子細（以下配祭語類）

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為一室而考妣各自為主（同匣兩
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
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竝配
其說見於會要可攷也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
者為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
則設位望拜可也（答紮仁父）
（○文集）

妣者娩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以下祭生母○語類）
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
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己者則
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
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
祭於孫止又曰妾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
孫有妾母又妾有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
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攷也又
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

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
孫無疑矣（答宋文卿○文集）

忌日祭只祭一位（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
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
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
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以下俗祭）

叔罷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
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
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
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菜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
汝安乎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
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
月上陵（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曾攷或問墓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以上語類六條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脯脡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令其有隆殺戒子

贈謚文字却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答汪尚書○以上文集二條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如今學中從祀然祭無後

廟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崇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

相關自不當祭以下五祀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

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叔罷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噢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蓬豆簋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以下祀先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竝坐於先聖之東西嚮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以下天子宗廟之祭）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

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輔展於中受諸侯之朝以上語類

十一條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周七廟之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祖也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不抱子此言孫可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遷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王季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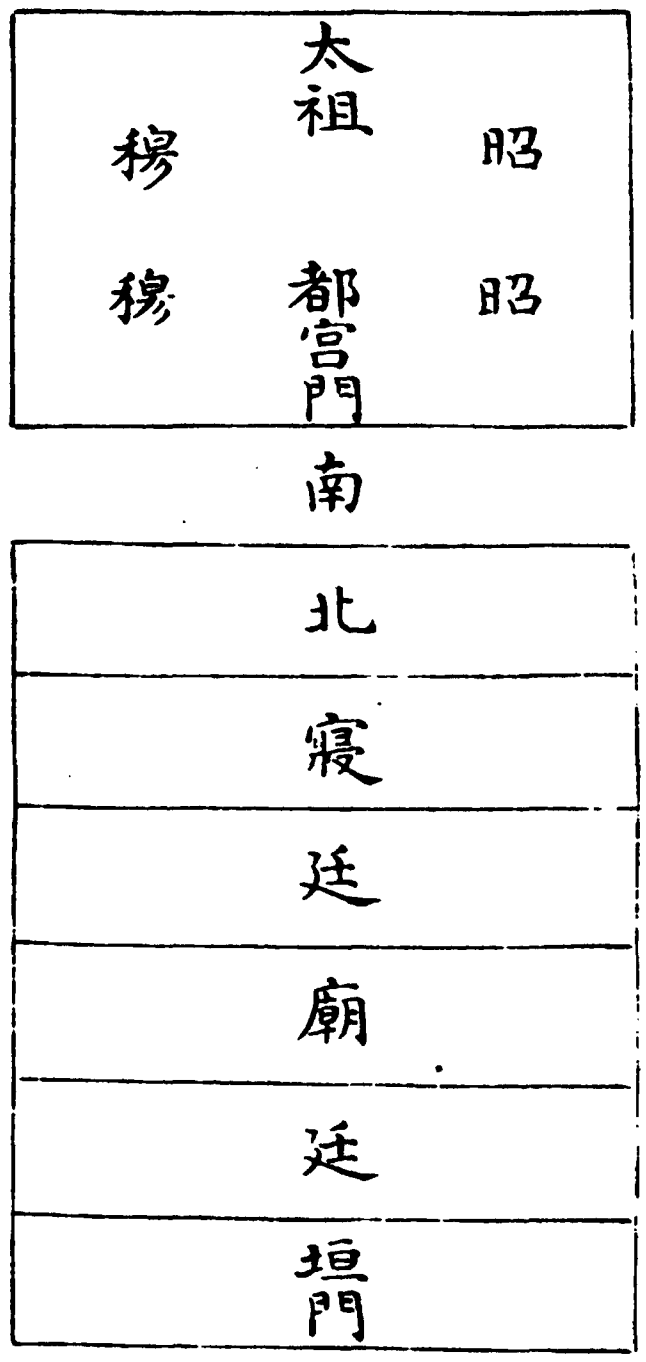
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高下為序昭穆不序但放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文無甚異未詳其說

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

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羣之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文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玄成等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玄成等周廟圖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俞 高圍 公叔 王季 武康 穆 懿 夷 宣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圍 太王 文王 成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穆 高圍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穆 亞圍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太王文王昭共孝厲
穆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太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穆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穆 王季以上藏主 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穆 文世室 武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孝 武康穆懿夷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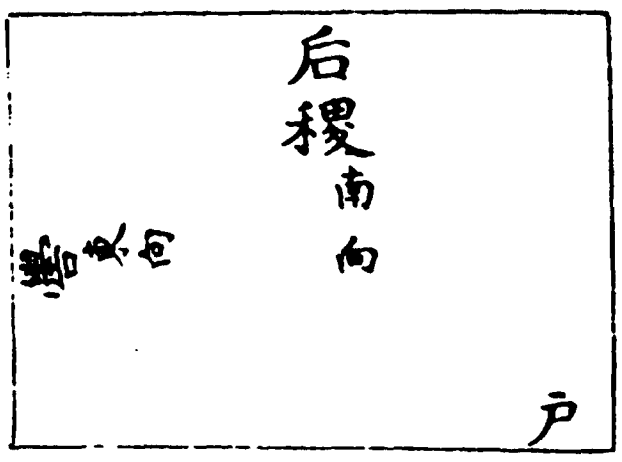
穆王時 穆 公叔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共王時 穆 亞圍公叔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懿王時 穆 太王公叔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孝王時 穆 王季公叔王季武王文王成昭共孝厲
夷王時 穆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孝 武康穆懿夷 宣
厲王時 穆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孝 武康穆懿夷 宣
宣王時 穆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孝 武康穆懿夷 宣
幽王時 穆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昭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孝 武康穆懿夷 宣

周九廟圖 劉敞說

韋玄成劉敞廟數不同班固以敞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桃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

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祀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向南皆昭為王宣至密不

向北皆穆為王曲至疑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有左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禘祫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豈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耳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理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還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倣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

馬則亦與漢異矣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以上文集二條

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
歸者某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
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
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
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
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
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
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
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
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
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
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
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
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
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
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
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
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
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
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
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
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
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
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
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
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
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
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
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
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部而不宜已自竄

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祖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

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某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祧廟議狀）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

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祧廟

議狀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

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唯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

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罷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唯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己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竝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某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子孫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語所謂今

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乃與某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程子禪說後○以上文集三條）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為匏靈也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以下天地之祭）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為主某嘗辯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官為尸一部周禮却是

看得天理爛熟也（以下社○以上語類四條）

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

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罷服之品降登籩豆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

鄂州社稷壇記

欽定四庫全書 文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

禮四

雜儀

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

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問左右畢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古者王畿之內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圈中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賈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賈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閑雜賣賈汙穢雜糅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贊見之物只是捧至

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車服志高武中睿時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略載又多不可曉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合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黻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黃綠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麈

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倣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識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是也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

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賈僧曰略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劒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檐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鈕串子攬觸鎞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倣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僩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古夫婦對拜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呆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以上語類十八條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家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嬉詔之嬉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瞽御之箴瞽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

無不至通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馬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殷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閽市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予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玉府掌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

掌之（天子之禮）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西序即牆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此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房階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牆也（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為側階房後為北階（此之盤也）其地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上周室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廈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

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為廈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為名廈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殿屋

廈屋說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梜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梜

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梭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梭聘禮

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梭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梭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

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
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
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大夫士君使卿
還玉於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
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
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
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突
郭氏曰突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
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
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
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雷之是以後人
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
其扇在內按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
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
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
位於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
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
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
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
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
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賓坐於西北則大夫士之

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篾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西當攷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按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

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内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内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簋簋陳於楹内兩楹間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

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内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

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東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

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
觀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即兩
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
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
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
東西箱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
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絰於序東注曰序東
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
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
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
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
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
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
堂有西面階也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
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堂角有坫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
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棱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
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
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禮欑置於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當內廉此則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

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扆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扆也然則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棖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閾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閫謂之扉

邢昺曰閫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校士皆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扼狹賈氏曰皆橫執之門中扼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校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校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校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門內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於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

著於經梜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梜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梜聘禮夕幣於寢門外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出於大門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有門謂之閨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閨門而在旁壁也

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閨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閨門也時母在閨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閨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閨門之內閨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閨門而在旁壁也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君為殿屋也按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柱屋殷人始為四柱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柱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柱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桷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桷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士喪禮為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桷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楠郭氏曰屋桷邪曰屋檐一名楠一名桷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上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灶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桷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綴衣展几筵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

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當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宅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儀禮釋宮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却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興曰坐奠爵興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

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即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為恨也

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漢邊豆之長短簋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子方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跪坐

拜說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敬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

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敎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敎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訟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誚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聽衆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其人謂所交不限士庶但凶

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謂不擇善人而與之交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凡行者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幙紙用幙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

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之尊者受謁不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冬至具牓子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展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尊者長者請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納拜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退可也後皆放此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止望其行遠乃入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謝之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投書禮簿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

客請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若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若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擯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同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奠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弔而不拜主人不哭亦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

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暮年則不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鬬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賙贍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區處揣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解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

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直月率錢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其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直月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俟於外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稍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齒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增損呂氏鄉約以上文集五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宣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一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樂

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只吹得中聲為定（李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

焦、殺低則益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嶠（疑是王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

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益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溫公都杜了相爭只通

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疎溫公又在下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問先生所論樂令考之若以黃鐘為宮便是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鐘為商中呂為角林鐘為徵無射為羽黃鐘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

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鐘為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因論樂云黃鐘之律最長應鐘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雜賓（當呂作大下同）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雜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

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徵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大樂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吏用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蕤賓卯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其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些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爲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柱起應十

二月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爲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

此皆無定說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周禮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如黃鐘九寸林鐘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爲之劑量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望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燕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

會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其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鐘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矣之意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鐘名為啞鐘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

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只以其調終之如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爲正蜀公以上黍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爲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汎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編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太蔟夾鐘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鐘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蕪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鐘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鐘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蔟二月調夾鐘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鐘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鬬雖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鐘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鐘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鐘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鐘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鐘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鐘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鐘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鐘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鐘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鐘則不復爲他律所用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以上語類二十九條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餘而能

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令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圜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尺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

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瞑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

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郤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律吕新書序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之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 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陰以下亦當點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 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

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甬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内以宮聲爲主其律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

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與此然後快於其心哉聲律辨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得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内以宮聲爲主其律

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呂太蔟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内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蔟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蔟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

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答張仁叔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蔟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中難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鐘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此之子聲者是也

而唯存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徵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

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程書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偏在他處）○（答廖子晦）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徵）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徵）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徵）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為第九徵徵內五寸上生太蔟）太蔟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徵徵內四尺徵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三分為羽（為第八徵徵內二尺七寸徵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徵徵內三尺六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蘆（位在八徵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蘆（位在十徵九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蘆六豪（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蘆一豪（在九徵八徵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蘆七豪三絲（為第十二徵徵內三尺八寸徵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蘆四豪八絲（在八徵內徵內二尺五寸徵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蘆三豪四絲六忽（為第十徵亦為角徵內三尺四寸徵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蘆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蘆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蘆蘆皆九豪豪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蘆蘆以下不收）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於七徵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徵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徵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徵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徵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

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簇則應於十一徽而為角數六十四姑洗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用商數後倣此林鍾則應於九而為徵數五十四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四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鍾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五寸三分徽內二尺七寸用宮數後倣此而其次絃則

呂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五寸三分徽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次絃則姑洗應於十三之左○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左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少商應於十二少角應於八九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此絃與七徽後三絃無徵朱子文集諸本並同疑有闕文○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

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内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鐘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鐘黃賓夷則無射應鐘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黃鐘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内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内三尺八寸○黃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内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内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呂之間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内二尺五寸○應在無射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内二尺四寸○

旋宮見本章圖說

若自七徽之後次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紐七徽承羽而為宮六七間為徽四五間為羽○次紐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徽四五間為羽五為宮五右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徽五為羽四五間為宮○三紐七徽承商而為角六為羽五為宮五右為商六左為徽六左為羽六右為宮五為商四○四紐承角而為徽六為羽六右為宮六左為商五右為角四五間為徽○六紐承羽而為宮七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徽四五間為羽○七紐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徽五為羽四五間為宮

四徽之後次至一徽之前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初紐七徽次紐六紐龍龡以後為第二宮各五聲七紐龍龡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紐一徽之後下至七紐四聲○初紐一徽之後下至七紐四五之間初紐一聲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宮各五聲皆少少次紐二聲三紐三聲四紐四聲五紐五聲六紐五聲七紐五聲凡二十五聲猶為少少八前三十五聲數内唯六紐一聲七紐二聲凡三聲為第四宮又別為少少少聲通為二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為百十有二聲

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難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耳○凡五紐起於龍龡初紐五聲次紐四聲三紐三聲四紐二聲五紐一聲凡十五聲皆正聲○

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瘵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瘵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汎聲多取之自當別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

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圖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於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

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啼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徹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徹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徹有徹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据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藏其類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定律之法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錄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鐘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為宮也蓋今俗樂之譜ㄙ則合之為黃也ㄢ則四下之為大也ㄢ則四上之為太也二則一下之為夾也二則一上之為姑也ㄢ則上之為中也ㄙ則勾之為鞋也ㄙ則尺之為林也ㄋ則工下之為夷也ㄋ則工上之為南也亻則凡下之為無也亻則凡上之為應也六則六之為黃清也ㄏ則五下之為大清也ㄏ則五上之為太清也則口上之為夾清也此句有闕誤未詳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為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鐘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的合字比太蔟徵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外方合字真為夾鐘矣若便以此為黃鐘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已位即已為林夷非惟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六字疑誤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句疑有誤字九在九十間四之○少濁○內角聲句疑多似當刪徽按下者隔一而得四聲宮與徽商與羽角與少宮羽與羽少宮與徽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為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為五○內角聲句疑複似當刪少濁○內角聲在十一徽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為四○內角聲按下者隔一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羽少宮與火商為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羽少宮與火商凡六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徽為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一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商而散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九徽之羽隔二下生散角而散角隔一上生十徽之少宮九徽之少宮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少商九徽之少商隔二下生散變宮而散變宮隔一上生十徽之變宮九徽之變宮隔二下生散變徵而散變徵隔一上生十徽之變徵九徽者林鐘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鐘為黃鐘之所生而中呂又為能反生黃鐘者所以得為調絃之

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為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固為不直於黃鐘焉調之而必為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為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鐘為宮則姑洗之為角有不可以豪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為黃鐘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昔人亦有為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為民以民為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疎固已甚矣又以為姑洗為正角中呂為清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為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為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為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為疑乃為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為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

益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閡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之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閒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關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寸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關惟徵角之間既為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已午二位特為空關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祇間一律

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無用遂通五均數為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為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琴律說

來教云凡樂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蔡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黃實部律獨依行一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合中呂上生黃鐘部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偏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為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鐘右旋歷應無南夷林鞮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宮之次是以名為中呂宮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

二律皆自黃鐘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偏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為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鐘右旋歷應無南夷林鞮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呂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

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為子律也
今曰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
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為應鐘
耶抑遂為包育也復為應鐘則數不合便為包育則
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
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
為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為宮又自用
內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
至於太蔟之形晉為宮乃惟汗為徵依行為商包育
為羽謨待為角則是依行未嘗為中呂之宮且其短
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
於十檄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
具於後段中呂宮調說中更望垂教○來教云古黃

鐘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
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絃十一檄而
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今詳此說慢角三為
姑洗者從大絃十一檄調之而應其絃緩也清角三
為中呂者從大絃十檄調之而應其絃急也以此推
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絃為中呂者清角法也
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鐘宮調（亦曰慢角）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鐘宮調則此
一均正是黃鐘為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
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
今之琴曲何者為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
中呂為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
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
數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
呂宮調緩其一絃以為正角則其餘絃之相應者恐
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
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鐘正宮又似不當如此
此皆未曉更望指諭○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今詳來
教此但以古黃鐘正調緊第三絃之散聲而因以為

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商如故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商為應宮應徵商應羽徵羽應宮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第三絃為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絃黃清以為徵四絃林鐘為角皆應於十徽其聲則自為徵羽宮商七絃太清為羽五絃南呂為角皆應於十徽其聲則自為徵羽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為角則已不得為應宮徵羽之正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為徵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為徵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窺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為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為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旋宮諸調之法以上黃鐘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為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為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幷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汎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為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為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為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為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為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為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汎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板則為白字

○十徽十一徽舊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

應於第十徽而第三絃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絃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徽與散徽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答吳元士〇以上文集六條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四行則固起於龍齕刊本固訛同據上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二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性命

性理一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詰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可學問天

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誥勑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卻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作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爲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而言

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故謂之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

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前日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

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爲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個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

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

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无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答林擇之

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

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答鄭子上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答陳衛道

蘇氏曰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

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蘇氏易解辨○以上文集四條

性　人物之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作性因甚喚作道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

因看凿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郤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底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爲實釋

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作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錄云若指有知覺者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獵矜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之意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擬撰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徐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砥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已之理然物之理都

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

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

其嘗辨之云本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

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峰葉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

性好之辭便是性矣（倫錄作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熱物者以其能熱故耳若火不能熱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問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答劉淳仲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與郭沖晦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答何叔京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其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

可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駁多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答馮作肅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

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某之所疑者也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其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

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其
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
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
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
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
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
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
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
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
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答胡廣仲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
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
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
以靜爲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
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
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
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
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
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
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
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
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
他所自言亦多曠闊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
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
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
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圖矣如論
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
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
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
之眞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記答胡廣仲論性彖後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

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　答劉叔文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汪清卿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郤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郤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郤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答姜叔權

問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答吳伯豐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

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　答汪

長孺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　答胡季隨

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答方寔甫　王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答方寔甫　王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答方寔甫　王

示諭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以之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

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

答黃道夫

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老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是人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乎人而為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形象方所可揣可摩也但於

答林德久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為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為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為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為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

體者也今曰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張無垢中庸解辨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校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

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其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胡子知言疑義○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以下論人物之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

濁氣間隔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

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言其

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似猫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愚人）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猵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枅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

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楷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汎汎所以易昏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

兎豪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
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
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
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
龜獺之類是也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
氣木是得陽氣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
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
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鵬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
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
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
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
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
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門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
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推折他
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
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

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炮湯喫也燄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以上語類十七條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耳孔子言成之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其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

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余方叔

才卿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之却欲删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　答陳才卿

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答李孝述

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　内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

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無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已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答徐元聘○以上文集五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三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王簿銷注賬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

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苟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康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營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龔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

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比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下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工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源之性孔子言性相近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

謂性不知是極本窮源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不論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問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於濁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人則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

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曰仁

獸曰義獸是也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

推此求之可見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

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

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

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

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止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二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 蓋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 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

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與自家都一般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脈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汩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

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閒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答記得不切不敢錄次夜再問別錄在後）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斜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眞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竊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就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為仁之端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

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也一句亦可見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抵梧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所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便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面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

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曰心理本不異惟為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聖愚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讓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聖愚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蒼朱飛卿

問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不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蒼鄭子上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

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答林德久

問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曰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答李晦叔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

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窮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

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荅王子合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

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曰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為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荅潘恭叔

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雖

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氣質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答嚴時亨）

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

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啟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

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曰此一段已詳於
答李晦叔
帖遯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
答嚴時亨
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
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
并說也江綠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
矣更切涵養為佳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
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
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
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
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
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所稟之氣所以必
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
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
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
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善而流於惡耳○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性
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
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
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
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皆水
也止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
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
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
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
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
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

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明道論性說○以上文集十四條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下論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句乃是以氣言之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有性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

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聞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牆之下則又非其正也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

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英華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

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楊録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楊録此下云今却說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天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間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垂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他稟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血氣說底有全說理底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萬一倒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也若當時公治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固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

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見得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

只一意以上語類十九條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天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

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豪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　贈徐端叔命序

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

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重輕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頗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頗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三條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做地去

做底且如惻隱有惡切者有不惡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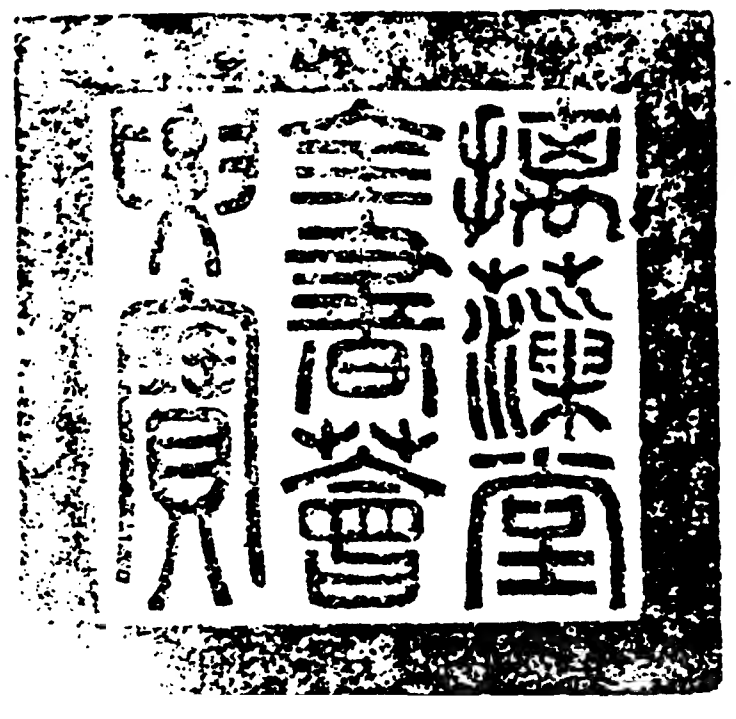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

是以上語類三條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谷林 叔和

○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問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

生生不窮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

爛但令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倦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牖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

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當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入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岩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

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沈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此心至靈細入豪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荅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李德之問明道因脩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胜裏有一條梁不如令人有幾條梁拄在胜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

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問心是郭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郭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郭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知性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

孟子之意只是如此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

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之以道便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閒亦未必不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是禍隘私吝皆不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閒亦未必不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是禍隘私吝皆不好也　以上語類四十九條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惡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季通

蒙示及荅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喻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荅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

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頹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令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窺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答張欽夫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敘天

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答張欽夫）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

易傳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閒斷即人欲便行矣（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答鄭子上）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閒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惺惺不昧瞑然不省若夜閒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

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中之動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答陳安卿

問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著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答陳安卿

問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著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答陳安卿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

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
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
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答陳安卿
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
父不揆驗之信然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
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
已屢變矣 答張敬之
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
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
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
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
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云爾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
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

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
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
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豪釐閒須看
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答陳安卿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已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
而以巃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某謂所謂已者對物
之稱乃是私認為已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
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
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
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 此亦來書之語則
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
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已乃是有
心無心何以克已若以克已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
足矣又何必克已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
其辭也 答李伯諫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

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已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　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　舍則亡　於是乎有不善者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游誠之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但其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答二公有所未盡蓋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

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

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與　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昏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

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答黃子耕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令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夫謂操而存舍而亡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敝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

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觀心說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

二十二

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在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答李晦叔

問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豪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已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曰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答李晦叔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答或人

某桉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胡子知言疑義

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

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胡子知言疑義）

問淳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問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

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

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滾同説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脱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

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窮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説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曰此説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荅陳安卿 ○以上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五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以下論心性情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无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

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心以性為體心將性作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亦難說嘗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

舊看五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

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令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能倚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孟子說性不曾說著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饞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作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

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情也有心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秔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證這便是情　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　谷胡廣仲

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
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
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
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 谷徐彥章

所論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
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
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
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閒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
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谷潘謙之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
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
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
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
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元亨利貞

說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
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
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
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令以聖
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谷徐景光

問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
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
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曰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
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
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
恐亦未必訓順也 谷王子合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發之前只是一箇善惡未形底道理纔形出來便有善惡在這裏所以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故之 答張

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為無病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為精密也 答方寶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性情之德者與 答張欽夫○以上文集十條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惑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 以下論定性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豪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

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若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聲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

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
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
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
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
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
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
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
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
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
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
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時言之若據自私
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
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
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則所指亦大闊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
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返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
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

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
子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
廓然而大公則上不脇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
物來而順應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
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

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具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燁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定性說 ○ 文集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以下論情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

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荅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某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 以上語類四條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以下論志氣志意

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心之所之謂之志昔志字從之從心昔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昔在寅昔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作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以上語類六條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 晦叔○文集

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 以下論思慮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學原於思思所以啟發其聰明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便是不息思慮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心是義理之心

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工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服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以上語類六條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

問何以室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室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室慾遏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答都昌縣學諸生

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惇於義理耳 答郭希呂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 答陳安卿

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

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

答程次卿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疑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問思慮紛擾如何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某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記疑○以上文集七條

性理五

道理德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以下論道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康節云夫道也者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況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挈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

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形影之物說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

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

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纔說出只是虛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便是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還道道言物而還道則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吏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豪釐差
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
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
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
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
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畧細微其
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
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谷趙提舉

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
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
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
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
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
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
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
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

谷周益公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
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
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
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谷逮嵩卿

問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其
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
氏離人而言天歧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
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
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
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
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
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

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其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汎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鳶為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家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涵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豪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

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曰來諭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一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答廖子晦

張元德訓道為行固為疎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為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為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荅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荅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荅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荅他不著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所遺也荅呂子約

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問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只可言達道耳

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曰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諭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閒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閒也　答呂子約

蘇氏曰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父子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耶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皆默無形之中所以為是言耳　蘇黃門老子解辨

此下工夫　答胡季隨○以上文集九條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以下論理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

故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大學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

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豪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使如此耶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一箇周到底是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未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沖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令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

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此一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都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令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上語類十六條）

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谷呂子約）

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

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若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
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
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 答吳斗南

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
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

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豪髮不可移易所
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 答詹 蓼善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

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其所謂無閒也 答汪尚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
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
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
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
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
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答何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
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
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與做德
不可與做道 以下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
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
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
於事之謂信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

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以上語類五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七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性理六

仁

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仁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

則天地生物之心令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是生意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

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

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謝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

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為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熟底是仁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恕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敬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無日月之光雲霧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做工夫去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慇懃愛底是說他本相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涘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覺孺

子訚訚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搀虛打險瞪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

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具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是做得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曼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

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是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令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廓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讀書最忌以己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來旨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

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是此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刺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嘗

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霸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牖櫺問范曰此牖櫺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荅曰此牖櫺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牖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問程子曰故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

一豪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令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為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為他皮殼粗了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者正淳曾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

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

如此道理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罨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壅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已復禮為仁所謂克已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克已復禮又問公所以能恕所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已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

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
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
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
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
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
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
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
者恕也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
故曰仁窮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
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
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
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
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
生理若無私意閒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
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
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
臣之體也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
為仁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
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
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
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
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
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窮謂
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窮謂
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
好昨日說過了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蓋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

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以為骨子

四十九條　以上語類

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
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
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
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
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
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
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
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
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
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
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
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
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
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
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
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固嘗判然離
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
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
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
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
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
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
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
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
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
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況言同體者使人含
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

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

程子言仁本未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有義故惻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智故惻能知亦若此類）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冊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嗣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某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窃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答張欽夫論仁說）

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窃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

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知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知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通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通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令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答張欽夫論仁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弊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恍惚惚怪弊

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樝堪冥行之患故其敝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敝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 答張敬夫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 此數句亦未安 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無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

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
令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
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
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
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
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
如何見得耶答張欽夫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
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
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答張欽夫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
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答呂伯恭

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
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閒
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
體之中自有分別豪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破碎答何叔京

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
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
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
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
矣答何叔京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
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
周徧也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
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
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
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
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
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
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
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

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

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此說最有味 答何叔京

所諭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工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 答游誠之

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像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 答呂子約

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 答呂子約

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 答呂子約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為一塊為仁塊為義塊為智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

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舍胡濵淳
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
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
子
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
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之浮
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
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雞而見生意之
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
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
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
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答王
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
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
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
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見無交涉
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
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
子
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
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之浮
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
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雞而見生意之
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
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
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
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答王
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
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
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
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見無交涉
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
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
子
重
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
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某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
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
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
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
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
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
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
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
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
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
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答吳
晦叔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答鄭
子上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令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咎陳安卿）

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咎陳安卿）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豪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咎楊仲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絅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具一事而別求無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曰仁者之仁也（咎鄧衛老）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

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答曾擇之）

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樂壽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答林德久）

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

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與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答敖希雄）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沖融涵育溫粹渾厚當生生（答或人）

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癢而為忍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具中真誠惻怛渾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閒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頗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不見其違焉窮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四十七 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以下論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楊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

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

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

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

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

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時晚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

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

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

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

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

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

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

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

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

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

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

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

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

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

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

這刀便是義

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

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

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

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滙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以上語類十五條

某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豪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

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谷江元遹）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答吳伯豐）

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柔（以下論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答李元翁）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曰以宜為主敬在其中

（谷林德久○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次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過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貞蓋天地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諫遜通曉者多刻剥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

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使從這裏發來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 以上語類十一條

孝述見先生荅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健義智為順若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若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曰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荅李孝述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谷陳之錄）

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

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曰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以下論仁義禮智信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令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冬則見其有箇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何嘗息木雖彫零生意常在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實是有而非偽也 以工語類三條

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林德久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訾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

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居中宮為四行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臟其分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寄旺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谷衣機仲

程琪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

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令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令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

端也 五山講義○以工文集三條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 以下論誠

問性誠曰性是實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曰近之 答程允夫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

大時荅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畧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荅者却荅不著 荅胡季隨

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荅或人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曰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以下論忠信

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内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信意正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

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母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老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發己盡便是盡己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為桌桌為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

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

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

問發己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己曰若言反己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信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為信將彼己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忠

問盡物之謂信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條

問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為忠循物之理為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曰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為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

答潘恭叔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怨之推己而言正

以工語類十二

答呂子約○以工文集二條

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

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
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恐
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
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
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以下論忠恕
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見冏禮疏

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
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
之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以工語類七條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
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
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
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為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
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
待人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
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
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
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
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
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
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張無垢中庸解辨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
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答潘

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蓋是謂忠者聖人之在
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

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嚴時亨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黃商伯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 答呂子約○以上論忠恕

工文集五條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 以下論恭敬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 貌曰恭手容恭 敬是主事而言 執事敬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以上語類五條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答連嵩卿

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尊瞻視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 答呂伯恭

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以上文集三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九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

仁義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

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使

粗有渣滓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

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

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

義禮智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

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摠或取得一桮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

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可機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他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悠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鞴扇耳

理搭於氣而行

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有只四段氣也有只四段理

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乃是分界限處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鰍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如火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

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 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答黃道夫

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 答劉叔文

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答楊志仁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蒿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為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名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答鄭子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 答程可久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答黃商伯

子合 答王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趙致道

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横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　答杜仲

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　答杜仲

蓋理則純粹至善即氣則雜糅不齊内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答或人

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答鄭子上（以文集十三條）

太極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

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將去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

問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譬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

者所以大無聲無臭之妙也

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自體認

動不是太極但動者太極之用靜者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動搖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理及搖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太極之體耳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

善至好底表德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此說性是如何

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又屬陰了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極只是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

初看有許多節拍却是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或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在陰陽之中有箇極至之理

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亟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也不是生息之意

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非也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

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以上三條出性理太極圖小註）

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子泰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春而不貞又何以為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

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其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雖異也（答程可久）

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答程可久）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答楊子直）

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答林黃中）

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答呂子約）

銖問極之為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為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為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為在中之義則可而使訓極為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曰是 答董叔重○以上文集八條

天地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裂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椎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轢上堅道家謂之刷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

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蝨然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

開闔光朗而兩儀始立卽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嶽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

過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也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

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

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也

古今歷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包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

中

問天依形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心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

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
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
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
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
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椀
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
手則水漏矣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
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
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
以理
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
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
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
物具中有粗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
帝是理為主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
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
可這裏要人見得
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
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
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榷在中間
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
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
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
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

氣又縈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縈矣

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蚯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

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鞔天便是那鼓鞔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形有盡之廣爾

或問伊川說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

也見得這道理

列子曰天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此言得之或問天地壞也不壞曰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　以上語類三十九條

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為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歷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歷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答李敬子

問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答徐彥章

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　答張欽夫

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　答呂伯恭○以上文集四條

陰陽　五行　時令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以下論陰陽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五行相為陰陽陽又各自為陰陽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

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

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問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

問一政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

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會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神化兩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使成一年這是化直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令姑把這箇說起曰然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令解云必體立而用得

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

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厚之問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

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以上語類二十條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楊元範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

答楊子順

問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文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為春也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為人偏氣為

物為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
吉甫

問蔡丈言天根為好人之情狀月窟為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為惡陽為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為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為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曰看遺書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可推矣更以事實攷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甘吉甫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滕伯拱字序

陰陽之氣相辨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竝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即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 周子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 以象

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谷王于合

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蘇氏易解辨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所以為道也謂異以一陰一陽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歷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歷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

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也 谷袁機仲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來諭以東南之温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

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温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

其用處之未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 蒼 ○以上文集十一條 機仲

問前日先生荅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以下論五行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曰

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

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

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曰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

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
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
於金木如論律呂則又重濁為先宮最重濁商次之
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 以上語類十一條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
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
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

常之理可見 答黃商伯

問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
温而已温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
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
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當依此為序其言
亦有理 答黃商伯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
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
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
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
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
温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
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五音五色五味之類
皆是也○答呂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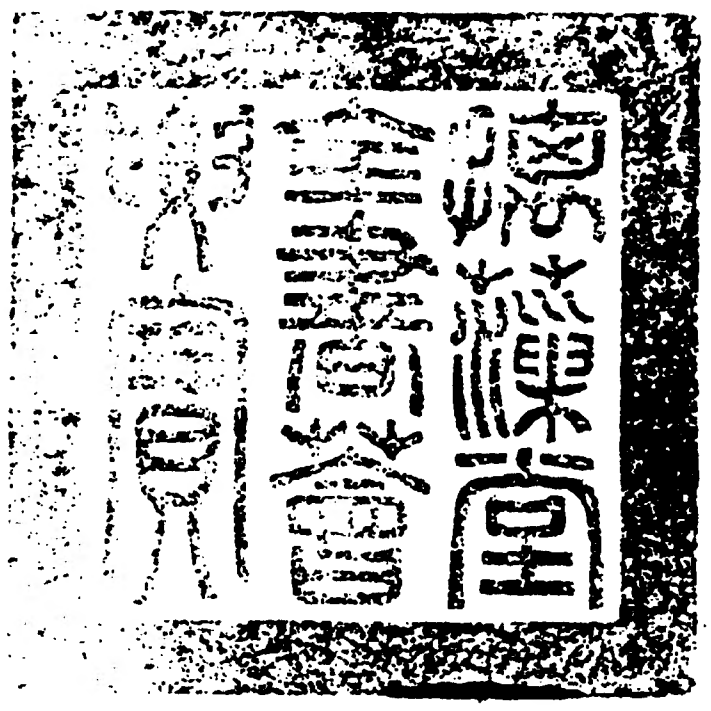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
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
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答林子玉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
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
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
秋冬為陰 答林子玉○以上文集五條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
志字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昔字從之從日亦

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他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 以下論時令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 以上語類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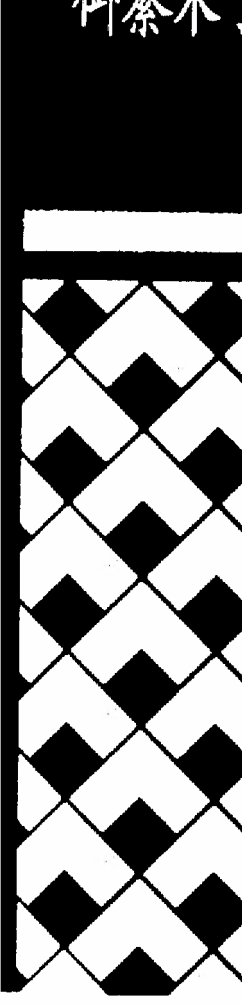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宗本
謄録監生臣王　詔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56

吉林人民出版社